

中醫的異軍之聲

望 明 思 故 集

馬肇選

第
一
冊

謹以本書獻給鄭西谷（通和）
先生在天之靈，虔誠的紀念並感謝
他專程邀我到台中協助他老先生這
段因緣。

竭誠盼望任何一位對中醫藥有
認識的朋友

不吝指教。

馬肇選 謹啓

編者的話

這裡所彙集的是馬老師最近四年在中國醫藥學院與長庚大學中醫系、中醫部的演講稿。我們對這些文章，深深感受到它們的啓發性，愛不忍釋手，故有編輯之舉，希望它們能獲共鳴於我們的同好者。

馬老師自謙爲醫藥的旁聽生，常常隨興而發，但每每發人深省，在我們與他有較長時期的接觸後，發現，他常說的那句話：「亂中有序」，實在有脈絡可尋，不是一般所形容的「天馬行空」，這是我們編輯它的另一個原因。

希望，以後有機會搜集他更多的文章，來提供我們較多的參考。這異軍之聲，也希望大家注意它。

馬老師自己常常表達他的熱忱，緣於文化，基於知識，絕不作無稽之言，他不反對我們這個編輯的舉動，因此，我們希望這個異軍之聲有再現，系統化再現的更多機會。

爲了鼓勵大家冷靜思考，我們特別舉出馬老師的一項行事行爲，他三十年中，與陳立夫先生沒有見過面，也沒有照過相（學校有關立夫先生的照片，超過

一萬張），他與郭榮趙先生、陳梅生先生、郭盛助先生、謝明村先生等，每位在院長、校長任內，幾乎都沒有照過面，這種情形，在台灣，不能說是絕後，但絕對是空前。這是我們從他這種行誼中，絕不「趨熱」，體會到知識成於憂患這句話更大的內涵的啓示，因為憂患常在冷靜中發酵。

書名，係由於李白天思那首詩，在抬頭、低頭之間，能由望明、思故之縝密來期勉我們大家，我們想，這應該是不少的同好者的共同意思。

編者 邱仲卿 陳建霖

目 錄

1. 對黑格爾天然禮物與精神創造的省思·····	1
2. 爲中醫「過橋、拆橋、修橋、補橋」進一解 （方法論試論之一）·····	5
3. 從數理探索陰陽一概念（一）·····	16
4. 從數理探索陰陽一概念（二）·····	27
5. 中國醫學發展史與中國醫學思想史之不同·····	35
6. 從知識的分合一概念檢視中醫與中藥之關係·····	44
7. 泛論中醫的照著講與接著講·····	51
8. 科學化與現代化之辨析（上）·····	62
9. 科學化與現代化之辨析（下）·····	70
10. 求新、求變之辨析·····	78
11. 性質與關係之究竟·····	84
12. 如何辨識中醫·····	97
13. 從邏輯學高類低類兩概念檢視中醫藥的關係·····	106

14.從醫的觀點理解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這個文化指示	114
15.再釋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對醫的省思	121
16.小論「蔽於離而不知合」的古訓	125
17.體用論對中醫藥的啓示之一	134
特別附錄：	
1.台灣的文化淵源與台灣文化的淵源	145
2.從社會哲學的觀點論職業教育	166
3.陳白沙	202
編者簡訊	215

對黑格爾天然禮物與精神創造的省思

借用徐佛觀先生的話，一般而言，台灣只是「搞」學識而已，根本不甚注意思想的訓練，缺少一套「基本」的方法。

譬如說，我們現在大概都曉得哲學大綱、哲學史這些課程，不過，這些課程當年多般祇限於 common sense 的了解，很少「涉」及根本。我的淺見，現在最重要的應該還是：探索思想，探索思想本身。

比如黑格爾「天然禮物、精神創造」這兩組概念，就是很重要的一種概念。黑格爾講：一般知識的發生多源自天然禮物，但精神創造則是讓一些大思想家投進來。天然禮物、精神創造是需要一個漫長漫長的時間來微分與積分的，像數學一樣精微的累積。

譬如中醫是天然禮物或是精神創造？這是一項很重要的分辨。西醫，比較偏向精神創造，不是純粹的天然禮物。中醫，借傳統語言解釋，便好像是天然禮物的直接產品。如：陰陽、五行…都屬於天然禮物的直接運用，似乎還「談不上」精神創造。這好像借人衣服，不能直接穿，必須加以適當的改造，像管夫人

那首詞所表示的一樣，要打碎再重塑，才可以說得上是精神創造。現在，勉強的講，只是把天然泥土，塑成一個東西而已。

天然禮物，它祇是就地取材。譬如我們現在利用前輩老師的知識一般，那祇屬於簡易的判斷。必須「加進」自己去煮熟、煮透，才有可能構成精神創造。借用這層意思，我們可以初步了解天然禮物，絕不是所謂的精神創造。譬如金岳霖先生、馮友蘭先生，我們都可先暫把他們「看成為」天然禮物，但是必須進一層「破解」他們，把自己也投進去，才有可能出現黑格爾的精神創造。借用一句非常精緻的語言，「你可以超過他，但『絕不能』繞過他」！

知識發生，絕對要依精神創造，才能探索出它的精華。一個知識的發生，初步架構，我們可以這樣講，那祇能叫初步知識。我們在這個知識大綱裏面，要了解發生必須包括上它的發展，所以單單講發生，不去探索它的發展，就會「缺少」某些要件。譬如中醫、西醫的發生，按理講，按醫的歷史講，其發生全世界都差不多，但發展 (Development) 絕對不同。所以當我們講它的發生時必須包括它的發展。當然，有時

候，發展不一定具有一條「共同的」路，這就使精神創造有不同呈現。這應該也是李約瑟 made sense 的基本意思。

一個很重要的要點：本質上假若確定是知識，這時要抓到它的「要點」，否則不叫知識，它的要點，是常識 (common sense) 跟知識 (knowledge) 是兩種東西。所以西方人對 common sense 不會「太」重視，一定要進入 knowledge 裡面，一定要能自圓其說，能說得通，能說得透，能夠接近真，才算知識。因為知識這東西…，譬如道德講善，科學講真，是因為真、善這兩樣東西是人類很重要的「內容」。我們還可以用一句比喻性的語言，「真」是天然禮物，但發現真、探索真則是精神創造。真，不一定馬上能探索到。善、真、美三樣東西，真的探索是屬於科學方面，但必定要給它精神創造。因為最先發現的真，未必是真，所以必須繼續繼續追索，把「真正的」真找出來。

當然精神創造也可以分初步的精神創造，第二層的精神創造。但中醫過去絕不在第二層，它可能「有」精神創造，但還是「在」第一層。西醫，可能已脫出第一層，是否進入第二層，目前還未知？

譬如有人提出「陰陽互根的理論」，「這」祇是假設，證明了後，才能「是」理論。現在還沒有被完全證明。目前不過是「自說自話」，到底是天然禮物？還是精神創造？中醫現在離「精神創造」還差一點，一定要完成李約瑟所說 made sense（建立知識的第一步）。common sense（常識）確是重要的第一步，要建立知識必須要先建立 common sense。中醫過份把 common sense 當成知識，這是我們最要醒思的所在！

因為知識祇是以常識為第一步，假定不能建立第一步，則知識本身就「會」空蕩。知識的 Fundamental 可以把 made sense 的意思弄清楚，有一句中國話，可以形容 made sense，即「有一套」的第一步，能「step by step 的第一步」。這是非常要緊的一句話。

91-10-29

爲中醫「過橋、拆橋、修橋、補橋」

進一解(方法論試論之一)

關於橋，古人有兩句著名的俚語：修橋補路指的是積極的一方面，過河拆橋則係指消極的一方面。

近代人，在現代化的檢討中，這兩句俚語常常被引用，特別是借它指出借穿「龍袍」的作用，譬如馮友蘭先生在「建立」方法的辨析中，便非常喜歡用「過河拆橋」這句話，來間接形容它借西洋的思考並修正後的「新性」與「舊情」。

這是本文在此獻曝的原因。

就中醫而言，它需要不需要「這個」特定的橋，又如何「過」這個橋，便是首先要討論的。至於橋這個字在字典中的意義，我們暫不細究，我們祇要「借用」它的若干成義。

近代思想家中，反對中醫的人比較多，而以馬一浮先生、梁漱溟先生、馮友蘭先生最具同情的了解。梁先生二十一、二歲時，花了整年的時間研「讀」有關中醫的書籍，馮先生則是在四六、四七歲積思之

後，連續發表了成熟的「論中西醫藥」、「再論中西醫藥」二文，（馮先生可能「還」受到他太夫人的影響），馬先生則是終生對中醫表達出關懷，並常常自「開」處方。

梁先生指出了中西醫方法之異，馮先生指出中西醫本質之「同」，馬先生從醫的「對象是人」，指出了剖死與養生之「間」有無「隔閡」的一個新問題。

以下擬分幾方面討論：

第一、方法是路還是橋？

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。誠如金岳霖先生說：知識論是討論知識的學問，但它無法使你從「中」獲得知識，甚至於其中獲得知識的方法。現象學，似乎更重視這一點。所以我們必須先予討論。

譬如說：路是徑，有必行之必要，否則不能到達目的；橋是路的「轉型」，取其捷徑，都是向目的「行」。至於橋所帶起的若干「增」「損」，我們因為無法確計可略而不計，這些話，大致不會引起什麼誤會。不過，從馮先生「負的方法」一概念來思考，則橋似乎比路要「寬」得多（像俄國的一句名言：「從莫斯科經過華盛頓是到倫敦最短的距離」，即涵

蘊了橋比路寬的這點意思)。我們依這點意思進一步思考，好像它反而是中醫啓人疑竇的原因，因為橋墩以及墩基都有它特定的要件，不一定能完全「簡便」的符合路的條件。因此，我想根據金先生知識論略略標示一下構成知識的若干概念，諸如經驗、習慣、記憶、感覺、思議、關係、性質、分析、自然、時空、變動、度量、語言（語意）、真假以及命題等等，這些概念，金先生幾乎都有精確的討論，以指出「方法」的重要。（詳細的內容請參考金著「知識論」，下文僅有時會「引述」金先生的重要意思。）

不過，筆者有一點淺見，即「科學方法」這個名詞，稍有不妥，我以為，科學「祇」有常用的方法，「絕」沒有專用的方法，這點非常重要，因為它「指」出了梁先生的問題所在。

梁先生指出中西醫「的」方法不同，這方法兩字，係採用了狹義的說法，如果從廣義「看」，能否「可」說，就值得討論。借用武俠小說的「話」，方法與其主體能否「合一」，是先要「決定」的問題，這也是方法是迂迴的路還是便捷的橋的「先決」條件。（迂迴不一定不好，便捷不一定就好，這點，容

另外討論)

第二、橋要如何過？

西方系統化一觀念，有所謂「第一步」的開端，這一開端，它本身的「系統化」的本質，東方很少有精細的認知。（東方的第一步，在修身正心方面，抽象的概念似乎不少）因此，東方的第一步，稍帶「模糊」。

這裏，我先舉一個金岳霖先生的說法，從思與想的不同來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。

一般思想兩字是分不開的，但爲了精細的辨析我們必須「分」開來討論。譬如物理現象、化學作用、生物行動、生理狀態、心理行爲等等，因爲「根據」不同，在思想的表達上便「很」不同，馮先生以縝密邏輯的「思」，海闊天空的「想」區分兩者，金先生則用「思議」與「想像」辨別它們，因爲這兩個字是從日本間接譯過來，所以古人的縝密，反而不易從「中」獲知，不過，近代分科治學，卻從這裏一步步走出。

了解了這一點，我們便容易進一步去思考如何「過」這座橋了。一般而言，橋總是搭空而過，所以

它沒有路的各種曲折負累，但必須受搭空的若干限制（如橋墩以及墩基的地質等等），不過本質上，它與路不應有所違背。

馮先生晚年，在受盡折磨之後，爲了應付現實，提出了「抽象繼承法」一說，他舉出「學而時習之」這句話，說：「並不是繼承它的具體內容，而是一種抽象繼承」，借他這一說法，好像是把路與橋給結合「了」，特別結合了這個「不違背」，把原來的路變成了橋，指出了「抽象」與「抽象的」不同，啓悟了我們對中醫的特有的語言的一種新解釋。一般而言，從抽象不容易直接「通」於具體，但透過抽象「的」概念，我們便很容易了解具體，這是我們對陰陽五行「切入」的一新切入法。依此說，我們了解了橋的重要，而且似乎「多」了一個過橋的「可信度」。

第三、還有那些要注意的？

譬如說：感覺「有」與感覺「是」的不同，其間的「關係」與「性質」要如何思考？改變性質是否即性質本身的改變？這就是橋與路之間又要深一層思考的地方。李約瑟所謂 made sense，即指這些「細微第一步」，在西方，「原來如此」和「以爲如此」，有

很大的不同，但東方幾乎把前四個字與後四個字，「同等」看待，同等「使用」，這就衍出了很多很多的問題。至少「原來如此」的歷史意義沒篩掉的話，它的誤會「會」長存，而後者的主觀意識更是一重魔障。

因此，proof(證明)與verification(証實)這兩個應該很嚴格區分的字，在東方往往很「自在」的通用。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。

(編者按：此處一小段文字，係作者引述大陸一著名作家批評馮友蘭的幾句話，因作者對芝生先生過分崇敬，又非常同情他晚年的遭遇，因此，這段文字中，有若干不平之鳴，為了文氣經商得作者同意，特刪除。因作者居住台灣五十多年，一些意識、習慣雖可藉此表達出來，但表達的未必週延，此亦正是兩岸互通必須「先行」了解的一點。這段文字，因與全文主旨無甚違離，刪之為宜，特註。

另外，大陸進步的思想與語言，作者雖有接觸，但了解並不深刻，一兩處的習慣用辭，希望大陸的同道同好，也予以一番同情的諒解。)

這裏，略數數語：抽象，有兩種，一是從具體的事物抽象而得的抽象，一是從別的抽象或「純思」而得的抽象。前者，與具體的事物之「相應」，有其獨立的「條件」，換言之，抽象的紅，不為任何具體的紅所左右。這應該是墨子所謂的「嘗然」的精義之一。後者，必須進一步思考，它「獨立」於任何具體事物，但「不」獨立於所有的具體的事物，簡言之，抽象的紅，可以獨立於任何具體的紅，但不獨立於所有具體的紅，這是我們在思考中醫的若干「習用」語言，最要注意的地方。

第四、因此，修橋補橋自然重要。

譬如 relation 這個字的形容詞與 relate 這個動詞，在表達「關係」這個意思的時候，便不是「同等」的表達。還有就大陸簡體字而言，這個簡體的醫字與繁體的醫字，迄無「統一」的一致性解釋，反到是馬伯英的醫學文化史中，對醫字，略有著筆。筆者早年對醫字的解釋，曾寄奉馬先生，然未見「正式」的解釋，這可能是「因為」簡體字的政治要求有關。馬先生從甲骨文中殷字的解釋與醫字的關聯，頗有新意，不過，依然不「便」觸及繁體的醫字。